

热眼观世

椰风海韵琼崖情

□常永坤

由三亚湾向东延伸的二十多公里长的椰梦长廊，树影婆娑起舞，游人踏沙其间，缓走慢行，心情也随之沉静下来。清晨日出，金色的光芒穿透椰林，让眼前的世界熠熠生辉。晚霞夕照，碧绿的椰树、银白的沙滩、湛蓝的大海，被漫天红霞笼罩，五彩缤纷，美得让人窒息。

三月底的鲁南乍暖还寒，穿着毛衣毛裤外套卫衣仍有冷峻之感。而我们乘机从徐州观音机场抵达海口时却如入盛夏，脱得只剩一身内衣依然大汗淋漓。从有轻霜冻的北方地区一下子来到36摄氏度以上高温的海南，温煦的阳光瞬间露出炙人的本性，把我们的脸颊、脖颈晒得火辣。未入夏，我们就提前感受了伏天的酷热。

与北方仲春草木萌动、新绿初醒大为不同，热带的海南到处郁郁葱葱。随处可见高大的椰子树、旅人蕉、大王棕，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散发着独特的韵味。骄阳穿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斑驳光影，和着淡淡的海风，让人如入梦幻世界。由三亚湾向东延伸的二十多公里长的椰梦长廊，树影婆娑起舞，游人踏沙其间，缓走慢行，心情也随之沉静下来。清晨日出，金色的光芒穿透椰林，让眼前的世界熠熠生辉。晚霞夕照，碧绿的椰树、银白的沙滩、湛蓝的大海，被漫天红霞笼罩，五彩缤纷，美得让人窒息。入夜，各式沙滩酒吧灯火璀璨，歌声悠扬，海风、月光、椰影、霓虹，和着年轻人的心跳节拍，把青春浪漫抛向星辰大海。

海南这个我国第二大岛有着长达1944公里的环岛海岸线，沿岸分布着68处各具

魅力的海湾，被称为最美自然资产。这里水清、沙细、滩平，礁岩傲立，水天一色，风光旖旎，历来有“海南归来不看海”之说。有着“天下第一湾”的亚龙湾，紧邻三亚市区的三亚湾，坐游船才能抵达的蜈支洲岛，寄托着“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美好寓意的大小东海和大小洞天，以及位于博鳌亚洲论坛会址附近的玉带滩、牛奶滩等，一望无垠各具特色的壮阔海景，让人的内心只剩下震撼。赤脚步行在绵软的沙滩上则是另一番感受。细细的沙粒从脚趾间流出，温温的，也痒痒的。只是别在阳光炽热时光脚踏沙，那被太阳晒得滚烫的细沙，可不是一般人能享受得了的。

碧绿纯净、清澈见底的海水很是诱人。我们当天下午一到三亚，就立即扑入大海。此时北方别说海水，就连入户的自来水都是冰凉的。但海南的海水温暖宜人，入水后游动起来比盛夏在北方海湾游泳还要惬意。沙滩和浅海处，从早到晚，都有一大批中外游客在那里戏水、游泳、玩沙、晒太阳。一些抄着“哈拉少”口音的俄罗斯人特别显眼，恍惚间以为是在三千多公里外的北戴河。我在三亚的十多天里，每天上午游览，午后下海游泳，几天下来，浑身晒得黝黑，体重也减了几斤。后几天海上风浪较大，汹涌澎湃的

浪涌过高人头，在水中感觉整个海面倾翻一般，大有泰山压顶之势。这种惊涛骇浪中生发的沧海一粟的感悟，是任何风平浪静的水域所难以体验的。

邂逅最美海湾，徜徉梦幻椰林，自然会接触到串串动人的故事。脍炙人口的鹿回头传说就是其中之一。三亚湾岸上有一座雄伟峻峭的山岭，古代这里住着一位名叫阿黑的黎族青年猎手。贪婪残暴的黎寨峒主把阿黑的母亲抓进洞牢，逼迫他上山捕猎梅花鹿，割取鹿茸换回相依为命的母亲。阿黑心地善良，狩猎专打豹子、狐狸、野猪等，不忍心射杀梅花鹿。甚至在梅花鹿眼看要被一只凶猛的斑豹捕食时，阿黑弯弓箭发，射杀斑豹，让梅花鹿脱险逃生。后来，峒主越逼越紧，阿黑无奈再次上山打猎，依旧遇到了那只梅花鹿，就追到了一个石崖上。百丈崖下是滔滔大海，走投无路的梅花鹿停步回头，变成一位漂亮姑娘，让惊呆了的阿黑不知所措。原来这个梅花鹿是一只神鹿。她见阿黑宅心仁厚，便化身少女，找到山神帮助，救出阿黑母亲，并与阿黑结为夫妻，一家人过上了美满的生活。后来，人们就把这梅花鹿转头回眸的珊瑚石崖叫作“鹿回头”。

鹿回头只是古老的黎族浪漫爱情神话

传说之一，现实生活中海南的故事事实比这精彩得多。在三亚期间，我开车专程去了趟崖州古城里的崖城学宫，参观了里面供奉的被当地人奉为“圣母”的洗夫人雕像。1400多年前，梁、陈、隋三朝时期岭南部落首领冼英，5次率部到海南平定叛乱，奏请梁武帝设置崖州，在西汉元帝放弃海南岛统治权500多年后，将海南岛重新收归中央王朝统治。洗夫人帮助当地人民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推广牛耕，引种一大批新的农作物，改善岛上土著居民的生产生活水平。她还修路架桥，办学兴教，从之以礼，惩恶扬善，耐心教育各部部落转变陋习恶风，为海南地区各民族的融合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千百年来，海南人民一直把她视为保护神立庙祭祀，顶礼膜拜。她所留下的爱国统一、民族团结等精神品质，至今仍为人们所敬仰。

海南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令人敬仰，现代中国革命史上独一无二之红色娘子军的英雄事迹更加让人难忘。成立于1931年5月1日、被人们亲切称为“红色娘子军”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女子连队，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展示出了“巾帼不让须眉”的大无畏精神。她们积极

配合红军主力作战，先后参加了许多重要战役，显示出独当一面的作战能力，打出了女子军的军威。尽管作为一个战斗整体，女子军特务连只存在了一年多的时间，但红色娘子军的革命精神却影响着越来越多的妇女投入到革命之中，在琼崖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的一个创举，也是世界妇女争取解放斗争的光辉典范。随着《红色娘子军》电影和有关文艺作品的流传，以及遍布海南全省的红色娘子军纪念馆的推介，以红色娘子军为代表的海南红色文化成为海南革命文化独有的精神标识。

古时鹿回头的神话传说和千百年前洗夫人的爱国情怀，让海南充满了神奇和豪壮，英姿飒爽的红色娘子军这群战地琼花则给海南创造了独特革命历史的重要记忆，为海南的发展打上了深深的红色烙印。如今的海南担当起了新的历史使命。这个守护南海海疆的战略屏障、中国最南端的开放前沿、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上丝绸之路”永恒的坐标、全岛封关运作的自由贸易港，以及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和旅游目的地，正在以热带风情为底色，以文化厚度为内涵，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动力，奋力书写新时代开放、融合、共赢的新篇章。

春天的花朵

□谢霖

春风，掠过广阔的平原，掠过万水千山，缓缓地向我们走来。当第一声春雷响起，荆河的薄冰开始融化，传递了春的讯息。

温柔的黎明静得出奇，万朵红霞渐渐晕染着无垠的天空，北归的鸿雁幽雅而从容地飞过，河岸的杨柳似乎在悄悄地变绿，我们看到，在田埂上、在阡陌间、在山石的缝隙中，隐隐有不少孱弱的幼苗，它们孤独地迎着寒风在颤抖。

这个时候，幼苗们多么渴望得到帮助啊，孤独的幼苗们，你们不要急、不要怕，有我们呢，此时的志愿者大军已经开始行动了。

他们顶风冒雨，迂回前行，他们的仁爱之心，化作泽被幼苗的春雨，每一位志愿者都是庇护幼苗的大树，那么多的幼苗开始茁壮生长，而且，不断有幼苗结出了蓓蕾，等待时机她们将向世人展示花朵的美丽。

最先绽放的是迎春花，她那俏的身姿，兀自依附在光秃秃的枝丫上，怯生生地、独自散发着迷人的清香，随之而来的是遍地的蒲公英，稚嫩的藤黄色在料峭的寒风里，展示她的顽强与风姿。

杏花、梨花、桃花也相继亮相，梨花最为浪漫，粉白的花团，密密匝匝挤在枝头，微风来袭，花瓣簌簌飘洒，似春雪落地。

杏花似乎更为淡雅，虽妆容不艳，但，独特的气质，引来蜜蜂嗡嗡作响，在花丛中飞来飞去，展示着春的妩媚。

桃花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她红得浪漫，像少女腮边的胭脂，点染得让人心动，她把春天的静美，蕴藏在每一朵花蕊中，落英浮在清冽的溪水中，撩拨起一圈圈涟漪，引起布谷鸟在枝头惬意地歌唱。

那些无名的小野花，虽然并不惹眼，却自有一种清纯的韵味，像画家的调色盘，赤橙黄绿青蓝紫，泼洒在田埂上、草丛中，星星点点，肆意张扬，浑然形成大自然最美好的画卷。在滕州这片善土之上，上苍并未吝啬春风，我们看到了春色旖旎，更看到了繁花似锦，为了为春天增光添彩，志愿者们做了非凡的努力，他们的行动目标是要让所有的蓓蕾萌发、盛开，绝不让更多一朵花儿凋零。

志愿者的柔情，似一场场春雨，细细的水珠缓缓地撒落在花朵和嫩叶间，一点一滴拨着花瓣羞湿的脸庞，淅淅沥沥，缠绵柔情。花儿在春雨的滋润下，不断散发着淡淡的芬芳，脉脉浮动，沁人心脾，信手掬一片落红，当指尖与雨滴相触时，这灵动的意境氤氲着朦胧的美。

一枝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才是春。看鲜花编织成绮丽之梦，色彩泼洒出绚丽之图景，志愿者们笑了。是他们用柔情孕育了百花繁荣，是他们把爱蕴藏在每一朵花蕊中，放眼望去，花枝摇曳、莺歌燕舞、彩蝶纷飞，一切都是生命最美好的模样，这让志愿者们感到无比的自豪和舒畅。

亲爱的志愿者们，你们是你们的大爱和付出，才有了春光明媚的意蕴与底色，向志愿者们致敬！致敬！也祝愿春天的花朵，心情舒畅，不负春光。



古村晨韵 翁桂涛 摄

心路烛光

我对纸媒的执念

□慧心

在互联网这个虚拟的世界里，虽然能够获得更多的展示机会和阅读流量，但是我总觉得缺少了纸媒的温暖和厚重。有时候，捧着厚厚的剪贴本，欣赏着上面的文字，感受着油墨和文字的芳香，我的心里仍旧是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和满足。

我自幼就喜欢文学，把自己的名字在报刊上变成铅字，一直是我最大的愿望。

记得第一篇文章是发表在《常州二棉报》上的。那时候，我正在读高中，业余时间就写点诗歌和散文，并和师兄们办了一份油印的报纸，曾经多次在校外报刊发表文章的师兄给了我几家企业内刊的地址，鼓励我给他们投稿，试一试自己的实力。我满怀信心地给他们寄了一篇散文。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每天都在盼望着收到他们的回信，哪怕是退稿信也好，但是渐渐地希望变成失望，失望变成了绝望，就在我把这件事彻底忘记的时候，却突然间收到了他们的来信，里面有一份样报，还有一张崭新的十元的钞票。在打开报纸的一瞬间，我有了一种欣喜和疯狂的感觉。这家报纸虽然只是一份企业的内刊，但是第一次发表作品，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现在，这篇文章的剪报还保留在我的剪贴本里，虽然已经发黄了，但是每次看到它，心里仍然掩饰不住激动。

离开学校以后，我参加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到乡镇做新闻报道员，后来转到了派出所，每天的工作就是搜集信息、写稿和投稿，和报刊打交道，我发表了很多作品，工作起来也是如鱼得水。那时候，信息还不够发达，除了当地的党报、党刊以外，很少能够

看到其他的报纸，在业余时间搜集各类报纸就成为我一个重要的爱好，有时候到邮局的投递室找人帮忙，有时候到镇里各个科室里寻找，有时候还要到市场上购买。记得有一次，我的一篇文章发表在《民主与法制》上，想找一份样报，就骑着自行车来回五十多里路到县城去买，回来的时候都已经到了深夜。日久天长，我搜集到了数百张各式各样的样刊，大到国家、中央级报纸，小到行业报纸、县乡报刊和企业内刊。每次得到一张新的报纸，我都像结识了一位新的朋友，捧到手里激动半天，然后仔细地阅读上面的文章，琢磨着他们的风格，然后再把自己风格相近的文章寄过去，这样大大地提高了上稿率。

大约是在两千年的时候，因为生计的问题，我离开了新闻宣传岗位，到保险公司做了主管，后来又学习国画创办了书画院。在打开报纸的一瞬间，我有了一种欣喜和疯狂的感觉。这家报纸虽然只是一份企业的内刊，但是第一次发表作品，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现在，这篇文章的剪报还保留在我的剪贴本里，虽然已经发黄了，但是每次看到它，心里仍然掩饰不住激动。离开学校以后，我参加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到乡镇做新闻报道员，后来转到了派出所，每天的工作就是搜集信息、写稿和投稿，和报刊打交道，我发表了很多作品，工作起来也是如鱼得水。那时候，信息还不够发达，除了当地的党报、党刊以外，很少能够

近几年来，随着全球环境的影响，很多报纸、杂志已经发不出稿酬，甚至是停刊休刊了，这对于我们这些热爱纸媒投稿的文学爱好者来说，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我身边有很多文友都已经放弃了纸媒，转向了自媒体和互联网，我虽然也有十多家自媒体平台上和几千家网站资源，但是很少在上面发布作品。在互联网这个虚拟的世界里，虽然能够获得更多的展示机会和阅读流量，但是我总觉得缺少了纸媒的温暖和厚重。一般来说，纸媒发表的文章都是经过专业老师的审阅和修改，并有着严格的发表流程，能够发表出来，对于我们来说，无疑是一种激励和肯定，即使没有发表出来，我们也可以找出差距，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投稿的过程，既是分享的过程，也是学习和进步的过程。因此，我对纸媒投稿的热爱依然是十分强烈。经过长期的积累和努力，我搜集了数千家报刊的邮箱地址，还有四百多件各类作品发表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

现在，我每天除了写稿、改稿以外，就是琢磨着投稿的事情；每次搜到自己发表的文章，我依然是仔细地截下图片，打印出来，贴在本子上。有时候，捧着厚厚的剪贴本，欣赏着上面的文字，感受着油墨和文字的芳香，我的心里仍旧是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和满足。

生活热情



我的生日是8月2日，建军节的后一天。

似乎是命中注定，我从小就对军队的一切感兴趣。小时候趴在桌上看《小哥白尼》的军事专刊，那些印刷在铜版纸上的飞机、坦克、军舰，像一枚枚精致的邮票，贴满了我童年的天空。我和朋友头碰头地翻看着书页，争论哪一国的战舰更厉害。杂志里是一个广阔得没有边界的军事世界，而我们的世界，只有一张书桌那么大。

父亲是军人，我的童年颇受其影响，带有一种混合着青草、柴油和汗水的气味。他很少跟我讲部队的事，但有些力量不需要言语。那些整齐的、沉默的事物，给我少年时代所有散漫的思绪，加上了厚重的结尾。

2014年，姥爷带我去济南。姥爷领我走进泉城路上的新华书店，说，挑一本吧，买本书再走。我在书架底层抽出一本《战争中的无人机》。封面是暗色调的，印着一架我叫不出名字的飞行器，机头低垂，像一只审视猎物的鹰。书里讲的是美国的“捕食者”和“全球鹰”。它们在万米高空盘旋，用一种近乎神话的冷静目光俯瞰大地。操控它们的人坐在千里之外的方舱里，像玩电子游戏一样完成一次攻击。我觉得那简直不像真的，像科幻小说。可事实并非如此。

回家的火车上，窗外一片葱茏。玉米地连成绿色的海。我抱着那本书，心里忽然涌起一个念头：为什么这些无人机，没有一架是中国的呢？那个念头轻得像一粒灰，落下去连声音都没有。那时的我，很少能在书本上看到我国的军事装备。

四年级那年，萨德入韩。我和朋友去了乐天玛特抗议。但是超市已经关门了，卷帘门拉到底，门口的空地晒得发白。我们在台阶上贴了一张纸，上面是歪歪扭扭的打油诗。旁边的特警走了过来。他蹲下来看了看那张纸，笑了笑，然后把那首打油诗从台阶上揭下来，贴在特警车的车门上，掏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

“回去吧，”他说，“回去好好学习。”我转身往回走。走了很远，回头看了一眼，那张作业纸还贴在黑色的车门上，被风吹得一览一掀的。

今天我终于有机会真正站在了这艘军舰上。我走上舷梯，脚底传来钢铁微微的震颤——整艘舰像一头沉睡的巨兽，呼吸之间轻轻起伏。舰艏的主炮昂着脖子，炮管指向远处的海平线。垂直发射单元的盖板闭合着，沉默着，像一排紧闭的眼睛。这些我在《小哥白尼》的海报上看了无数遍，而此刻它们就在我面前，被海风舔舐着，被阳光晒得温热。海风从舰艏吹过来，灌进领口。我又闻到了熟悉的、柴油和汗水的味道，那属于力量与坚守的气息。

一个国家到底要走多久，才能让一个孩子仰望的星空，变成他脚下温热的甲板。小时候书里梦中的巨舰，如今已经驶入我的眼前脚下。

我忽然想起那本《战争中的无人机》，想起蹲在新华书店书架前的自己——仰着头看那些外国的名字，像看一片遥远的、不属于自己的星空。我又想起四年级那个下午，空荡荡的台阶，黑色的特警车，那张被风吹得不停掀动的纸。

海面被阳光晒得碎金般耀眼。我把手按在船身上，就像小时候抚在书上那样。小时候海报上的那层反光，此刻铺满了整个海面，碎成亿万片金箔，在浪涌上轻轻跳动。

我向那片波光中看去。透过光与我对视的，是少年的我。

甲板在海面轻轻起伏。我像在摇篮里那样满足。

流光

□邱实

铺满了整个海面，碎成亿万片金箔，在浪涌上轻轻跳动。小时候，我把手按在船身上，此刻